



编者按：石景山区地处永定河冲积扇出山口平原地区，历史文化积淀深厚、自然生态优势突出，是西山永定河山水文化精髓汇聚地。今年，由石景山区文委主办、石景山区图书馆承办，我区举办了“书聚石景山——阅读点亮中国梦”全民阅读系列活动。其中，“改革开放40周年——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建设”全民阅读征文比赛吸引了众多热心读者积极参与，石景山报特从征文中选出部分佳作，以飨读者。

## 我与永定河

梁树章

金风玉露荡尘埃，黄柳绿堤叶欲衰。  
古渡滩头无短棹，半床秋水滚滚来。

秋季某日，俺出生在永定河边的一个小村庄里。很不幸不多时日便染上了一场大病，病得奄奄一息。爸妈都说：“这孩子不要了。”我的一个表叔说：“那哪行啊！即使有一线希望也得治，我趟水过河去接大夫！”大夫来了，死马当活马医，终于又妙手回春了……

小学放暑假的一天，天气闷得像热锅上的蒸笼一样，有几个小伙伴吵嚷着到永定河里去洗澡，我说：“我不会水呀！”他们说：“没关系，我们教你。”“那好，走！”几个人到了河边，脱光了就跳下河去。开始我在浅水的地方，跟他们学“狗刨”，慢慢地会游了，于是胆子就大了，往较深的地方游去，没想到一股水流翻着浪花，把我卷进了急流中，一下子就慌了使劲往岸边扑腾，无奈一会儿工夫就累了想站起来喘口气，可是水一下子没过了头顶喝了两口浑水，再也游不起来了，我在急流里拼命挣扎，这时就觉得有一只手拉了我一把，我顺势跳起来又用“狗刨”

扑通扑通折腾到岸边，那个后怕呀就别提了。

野径长堤对望遥，黄沙十里掩荒苗。

深湾若是存秋水，一夜冬风半夜凋。

十二岁那年冬天，我骑自行车，穿过干涸的河床，到对岸去给妈妈抓药。整个河床一眼望去，是一片看不到边的沟凹不平的黄沙野地，间杂些干瘪的枯草东倒西歪。通向对岸的是一条马车、小推车压出来的松软易陷，车沟密布的临时的土路，连个人影也没有。走了一阵子，前面出现了一片低矮的土坟，其中有一个还是新的，一领呼啦啦的白幡插在坟前，几只受惊的乌鸦扑啦啦的飞起来掠过头顶。我头皮一阵发紧，没注意方向，一不小心车的前轱辘别在了车沟里，“啪！”的一声连车带人一下子都摔在地上，手磕破了腿压肿了，环顾四周空荡寂静，爬起来不得不忍着疼痛接着往前走……

毕业后我留在家乡务农，冬季没有农活的时候，我们就来永定河修堤。由于水流的作用，把靠我方的一段堤坝冲刷得深深的凹

陷进去。

这是决堤的危险信号，我们的任务就是取土把凹陷的地方填满夯实，然后用石头砌起来，使之再来水的时候不再被冲凹。前期工作我们干得很顺利，当抬石头砌坡的时候出了事故。若大的一块儿花岗岩，由俩人抬着往工段送，然后喊“一、二、三”一块儿松手，谁知那天我的伙伴不知是走思了、还是想事儿呢？没有松手。一二百斤重的石头一下子就砸在了他的手上，右手四个指头都有伤，尤其是中指整个皮肉都裂开了，血呼呼地流出来，我赶快掏出手帕帮他包扎，并掐住他的动脉血管，这时有人叫来一辆运石料的马车，车夫不敢耽搁快马加鞭，把我们送到十里外的乡卫生所。我看着医生用肥皂水拿刷子刺啦啦地给他洗刷伤口，心中无比的疼痛……

十八岁那年，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，穿着军装、坐着火车跟着部队首长，又一次从永定河通过，心中无限感慨。此行目的地谁也不知道，这是军事机密首长不

说，当时边界上正在打仗，或许是去支援前线也未可知，“风萧萧合易水寒”！别了永定河！你是我家乡的河，母亲的河。

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。

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。

四十年过去了，今天我又踏上了这片热土，它的巨变让我震惊，黄沙野地找不到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的波光粼粼水平如镜的湖泊，河堤内外种满了鲜花绿草，顺序开放真是“红了樱桃绿了芭蕉”。成排的杨柳桃杏树根植在河床里，鳞次栉比形成了一片片的密林，浓荫匝地空气新鲜风景宜人，休闲的柏油路、胶塑的人行道四通八达，骑行爱好者们不断穿梭其上，再也不用跟我似的摔跟头了，连汽车都可以穿行其内，设有N多个宽敞专用免费的停车场，球场健身设施齐备、老人小孩姑娘小伙各得其乐，“此景只应天上有，人间能得几回闻”，我由衷感谢四十年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，感谢各级政府惠民政策和辛勤的付出！石景山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建设将更加辉煌灿烂！

## 我的西山情怀

王良信

我从小在北京长大，1959年大学毕业服从国家分配，到黑龙江省任教，一直到2007年退休回北京。虽然在黑龙江省49年，但在我的心里，那巍巍西山景，眷眷西山情却永远不会在我的记忆中抹去。

最近看了有关北京大西山文化带的有关资料，更勾起我对北京西山的怀念。

早在读小学时期，我就和西山结下了情缘。那是1948年春天，我们学校春游，就到了现在的玉泉山，那时候叫“静明园”。我们全班排队走在玉峰塔上，我哥哥打着校旗，我则和我的另一个哥哥跟着他走。放眼望去，远处迷濛的湖影使人陶醉，走着走着我们哥几个只顾看景，就和同学走散了。好，等到我们级任老师（那时候不叫班主任）找到我们，对我哥哥说：“你真可以，打着校旗跑哪儿去了。”于是就用绳子拴住我哥哥的胳膊，让我牵着，再也不让他走散了，至今和我哥哥说起来，我们还大笑不止。

大学读书时期，因为学的是生物，所以经常和我的一位师兄，到北京各山采集植物标本，我记得到的有香山、玉泉山、鹫峰、大觉寺、潭柘寺。

去玉泉山是这样的。1956年5月，有一天我和师兄说起玉泉山泉水，水清质优，醇厚甘甜，好喝极了，据说明清两代宫廷用水都是从玉泉山运去的，我上小学时候就喝过。这下引起他的兴趣，说现在还开放吗？我说不对外开放，但听说拿我们学校介绍信就可以去。于是有一天我们带着介绍信，还真的让我们进去了。那次我们每人带了两个水壶。等进去要到湖边打水时，一位解放

军同志，就替我们打满。哈！我们上山采标本时，我的师兄喝了后说真好喝呀。我们喝的不但是甜水，还是我们中央首长喝的呢，好光荣呀。至今想起来还好骄傲呢。

给我留下更深印象的则是北京的潭柘寺。

北京民谣就有“先有潭柘寺，后有北京城”之说。于是我和我师兄说，我们去潭柘寺采集标本吧。那可是比北京城还早的古寺庙，风景秀丽，植物种类也多，而且还有两株古银杏树。寺内天王殿内有一口大铜锅，直径4米，深2米，一次能煮10石米（125斤），要10多个小时才能煮熟，是给全寺庙僧人吃的。这样他的兴趣更浓，于是我们乘车（那时还是木炭车）到了潭柘寺。

潭柘寺远在北京门头沟区东南部，那里群山环绕，树木葱茏叠翠，幽静清凉，真是植物学家学习的好课堂。当我们走进潭柘寺大门，就看见在大雄宝殿和毗卢阁空地矗立着两大株银杏树。我的师兄是南方人，见过不少银杏树，但却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两大抱银杏树。于是，我就把这两株银杏树的传奇故事讲给他听。

相传东侧那株叫“帝王树”，西侧那株叫“配王树”，传说清代每一次皇帝登基，就从帝王树和配王树根部生长出一枝新干，逐渐和老干合在一起。清代孙维还有一首咏潭柘寺古树的诗呢。

咏潭柘寺迂树诗（清 孙维）

潭柘寺前帝王树，至今车盖尚童童。千年王气消沉尽，香火空繁三月中。

我说：“师兄你去数数是不是有12株。”

哈！师兄数了半天也没数清楚。我就说这是传说。旁边游客好奇地问我们这是怎么回事。于是我就告诉他们，银杏树有萌蘖习性，大树根部常常会生长出新的萌蘖，逐渐长成一个枝干，就成这样了。如果经过多年自然生长，就成“怀中抱树”样的银杏树风景了。众人听了还夸我们说：“哈！到底是大学生。”弄得我们不好意思起来。

此后我还多次到过潭柘寺。

1972年暑假，我回北京探亲，就和我的三个弟弟，从门头沟徒步爬山，去潭柘寺拜谒。那时正是暑夏，我们走在山上，放眼望去，那辽寂山峦和郁郁葱葱的山林，使我们忘记疲劳，大声咏念毛主席的诗词：“红军不怕远征难，万水千山只等闲”，“天高云淡，望断南飞雁，不到长城非好汉”，就这样兴奋地吟唱着，徒步走着，下午3点多钟到了潭柘寺。我们游览景致时，特意到我们以前去过的流杯亭（猗猗亭）。

流杯亭在行宫院内，亭旁竹林、古松，更显得环境优雅。流杯亭使用汉白玉铺砌，上面的水槽从南面看是个“龙”字，从北面看是个“虎”字，泉水就从这水槽流出，再流到东北角雕龙口中吐出。我们一边欣赏着奇妙的水槽，一边用手捧着泉水喝起来。刚刚喝完，一位解放军同志过来和我们说：“别喝啦”，我们问为什么，他告诉我们，现在这里是部队肝炎疗养所。于是吓得我们赶快跑了出来，等到了村子里，每人还吃了半头大蒜。现在想起来，真是幼稚得很。

等我回到北京，还在春天和夫人一起去看那两株有400年树龄，目前我国仅有的双

色玉兰树，盛开时下紫上白，逐渐变色，煞是美观。夫人看了好高兴，还在树前留影。现在夫人已经驾鹤仙去，想起那思念之情和西山之情还恋恋不舍。

是呀！我还去过西山好多名山和公园。在香山，我曾山间小道看到过梅兰芳的题词碑。在圆明园曾去寻找过刘和珍的墓碑，可惜，现在都找不到了。刘和珍碑文是中学时候，我们语文老师告诉我们的，我抄写的碑文，至今还留着呢。

我的西山之行，已经深深留在我的心中。我时常怀念那西山之情，也就写下了这样的心言。

那是茫茫的云，漂浮在潭柘寺宏伟壮丽中。寺庙那样端庄，那勇敢的登高，使人遐想。深沉山林隐在绿色原野怀抱，迷蒙漂浮雾，笼罩着天和地，将山林和原野融为一体。我感受着习习凉风侵袭。雄伟的殿宇、巍峨的高塔、古老的土地、嶙峋的怪石，使生命更加可爱。

那是蓝蓝的天，走在静宜园群山密林中。香炉峰渺渺地，衬着蓝蓝的天。

山林深沉，原野中绿色的草散发着芳香，徐徐风飘去。远天白色云中，将晴天和绿野融在一起。我体会着沉郁香山神秘，和煦的阳光。苍翠的古柏、淡绿的黄栌、陡峭的山路，使原野更加艳美。

这西山情怀使我眷眷，这无限遐想使我恋恋。

啊！我的西山，我的西山情。

现实美丽的中国梦，更让我记起那西山深深的情怀与久久的思恋。